國朝先正事略

國朝先正事略卷之十九　名臣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朱文正公事略

朱文正公諱珪字石君號南厓先世居蕭山祖登俊官長陽知縣父文炳官盩厔知縣始遷籍爲大興人公祖與高安朱文端公同爲湖北令相友善清名亦相埒公父受經於高安故公自十一歲即傳高安之學年十七舉乾隆十二年鄉試與叔兄筠同榜名震都下次年成進士選庶吉士習　國書尋授編修累遷侍讀學士二十四年主河南鄉試奉使祭告南嶽明年充會試同考官秋授福建糧道毀利合諸淫祠民大驚服二十八年

擢按察使兼署布政使。閩人裘自位假平臺灣功冒武職獄逮數十人公誅正犯一人。諸受欺者皆不坐有告家譜妄逆者讞之僅戮一撰譜者屍二十九年父憂歸三十二年補湖北按察使時緬甸用兵公司驛務無誤無擾有亂民聚衆公鞫之不少縱然脅從者皆得免明年調山西又明年就遷布政使秋奏立保固城工法令後任隨時修護如潰在三十年內與原築官分賠下部議行三十六年權巡撫事奏撥歸化綏遠二城穀十餘萬石搭放兵糧以省采買而免紅朽奏免土默特蒙古私墾之罪以所墾牧地三千一百餘頃許附近貧苦兵民認耕納租歲六千餘兩增官兵公費奏太僕寺牧地苦寒宜改徵折色以便

民除弊皆下部議行三十八年勘歸化城水災奏撫恤之明年按察使黃檢疏劾公終日讀書於地方事無整頓又明年入覲授侍講學士四十一年 命上書房行走侍仁宗皇帝學時初置文淵閣官 特命公直閣事主福建己亥鄉試四十五年督福建學政將行上五箴於仁宗藩邸曰養心曰敬身曰勤業曰虛己曰致誠上力行之及 親政亦常置座右四十九年扈 蹕南巡授內閣學士閱江浙召試卷五十一年授禮部侍郎主試江南督浙江學政五十四年置蕭山祭田百畝冬還 朝充經筵講官明年經筵進講 諸皇子侍班聽講

高宗顧謂
仁宗曰汝師傅所講甚善春總裁會試秋授安徽巡撫　命馳
驛賑水災乃攜僕五人與村民同渡賑宿泗碭山靈璧五河盱
眙民以糧借懷遠鳳臺壽民以糧及種築洪堤六十餘丈民乃
安復請展春賑手自散給五十七年奏鳳潁水災　恩賞糧種
免民欠萬五千兩祁門縣築城成輕騎往驗之至新嶺有欲中
傷歙縣令者屬掌亭人以饋餉進公恬然飽之五十九年調撫
廣東尋兩廣總督授左都御史兵部尚書皆留巡撫任暎咭唎
國入貢呈土物卻之嘉慶元年授兩廣總督兼署巡撫六月有
旨內召曰將用為大學士也俄以督魁倫奏粵東艇匪駛至閩

浙乃公總督任內不能緝捕之咎寢前　命仍授安徽巡撫會
鳳陽等屬水災疏請賑恤親給之胥吏莫敢侵時楚豫多邪教
流言皖屬多詭伏者公曰疑而索之是激之變也乃親駐界上
籌防禦徧涖潁亳等屬聚長老敎誡張文告飭而明民大感化
明年授兵部尚書調吏部皆留巡撫任徧蠶壁水合肥定遠巢
來安全椒旱皆親賑之民忘其災明年蒙亳復水賑䘏如之會
高宗純皇帝上賓
仁宗馳驛召公公哭且奔先上奏曰鬧
太上皇帝龍馭上昇膽裂呼天角崩投地欽惟
大行皇帝十全功德五福考終傳器愜心於昭在上我

皇上純孝超倫報天罔極竊聞定欲躬行三年之喪此舉邁千古而欽萬世然而天子之孝不以毀形滅性爲奇以繼志述事爲大親政伊始遠聽近瞻默運乾綱霈施渙號陽剛之氣如日重光惻怛之仁無幽不浹思修身嚴誠欺之介於觀人辨義利之防君心正而四維張　朝廷清而九牧肅身先節儉崇獎清廉自然盜賊不足平財用不足阜惟願我

皇上無忘堯舜自任之心臣敢不勉行仁義事君之道

上嘉納之及至京哭臨

上執公手哭失聲旋　命直南書房管戶部三庫自是　國家大政事有所咨詢皆造膝密陳不草一疏不沽直不市恩不關

直軍機大臣公第在外城遠且隘　賜第西華門　紫禁城騎
馬加太子少保充　實錄總裁典己未會試調戶部尚書時
上禁浮收漕米之弊外省以運丁貧仰資州縣州縣取民不得
不浮於是安徽有加增銀江蘇有加耗米之請部議將擬行矣
公思之不絲絲其數較原徵加倍乃決計駁曰小民未見消漕
之益先受加賦之害不可行並令曹司以後凡事近加賦皆議
駁以體
皇上損上益下之意長蘆鹽政奏鹽價一斤加錢二文公駁曰
前蘆東因錢價過賤已三加價又免積欠二百六十萬兩餘欠
展三年商力自寬且今錢價漸貴應無庸議廣東布政司奏墾

濱海沙地賦公駁曰海沙淤地坍漲靡常故照下則田減半賦之令視上中田增賦是與沿海民計徵利非政體且民苦加賦將別有漲地亦不敢報墾不可行後倉場衙門請預納錢糧四五十倍準作義監生公駁曰國家正供有常經而名實關體要於名不正於實有傷斷不可行凡駁議皆親屬稿奏

上皆嘉之嘉慶五年兼署吏部尚書坐輿夫毆傷禁門兵免太子太保解三庫事彭文勤墮馬西華門內公呼其輿入門舁之復坐違例鐫三級留任六年陪祀祈穀壇未曙誤行陛甬道下傷左跨　賜醫　賜食駱驛於道遣內監賚　硃諭至第視疾且詢事三月小愈即趨　朝七年秋扈　蹕灤陽宣　勅以戶

部尚書拜協辦大學士仍加太子少保八年兼掌院學士者夏
皆爲留京辦事大臣九年春　駕幸翰林院先期晉公太子太
傅及幸院　賜宴聯句　御書天祿儲才額摹刻院堂以壘蹟
賜公第公在翰林爲二十四科前輩資最深且掌院事瀛洲典
故盛且榮焉十年正月宣　制拜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事
上以是命爲遲
先帝遺詔也命詣
裕陵謝明年春公感疾
上命遊覽西山諸勝以散其懷時公年七十有六矣九月乞休
上曰待卿八十當爲壽尋　命戶部尚書戴公衢亨賚　賜詩

十韻及玉鳩杖。諭天寒間二三日入直且俟日出後至南書房候　召對每入對則預定召對後期十一月庚午寒甚乾清宮　召對畢降階忽痰壅歸第　賜御醫視疾　賜假兩月十二月乙亥力疾作芻獻詩。
上將親臨公第丁丑復　命戴公來問疾夜逾半公薨
上震悼泣諭羣臣降　制曰大學士朱珪持躬正直砥節清廉經術淹通器宇醇厚凡所陳奏均得大體服官五十餘年依然寒素家庭敦睦動循禮法洵不愧爲端人正士畀倚方殷遽聞溘逝深爲痛悼初六日朕親臨賜奠已賜陀羅經被可令慶郡王永璘帶領侍衛十員先往賜奠給內帑銀二千五百兩治喪

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己卯

上親臨奠三爵哭不止回 宮降 制曰乾隆朝惟故大學士

劉統勳蒙

皇考鑒其品節 賜諡文正易名之典特隆顧統勳於署總督

任內曾經獲咎褫職復蒙 恩錄用至朱珪立朝五十餘年敭

歷中外從未稍蹈愆尤絕無瑕玷猶憶伊官翰林時

皇考簡爲朕師傅其所陳說無非唐虞三代之言不特非法不

道即少涉時趨之論亦從不出諸口啓沃良多揆諸諡法實足

當正字而無愧着即 賜諡文正毋庸內閣擬請也又曰本日朕

親臨奠醊見其門庭卑隘清寒之況不異儒素睠念遺風愴懷

未已可再令皇二子前往代朕賜奠俟殯送時派慶郡王永璘前往祖奠目送以示朕眷懷舊學至意復　撰抒痛詩十二韻命南書房翰林黃鉞於殯前焚之壬辰　命禮部尚書承恩侯恭阿拉　諭祭公第明年　御製碑文刻石阡門上巳日上謁西陵蹕路距公墓數里上遠眺松楸追懷愴惻　命大臣詣墓賜奠高宗實錄成以公總修八載　賜祭一壇長子錫經服闋後以京卿用公在翰林時　國家有大典禮撰進雅頌詩册文數高宗必嘉賞之以為能見其大顏不忘規或陳坐隅或　命諸皇子　皇孫寫為副

聖製詩時或寄示　命和公官督撫時

仁宗皇帝在書房常頒手札積一百三十九函裝六卷歸朝繳

進

上亦書數年懷公詩數十首爲二册題曰蒹葭遠目曰山海遙

思以示公公跋云臣之蕪陋何足以當非常眷注惟有此心不

敢欺耳其於大學義利之辨通鑑治亂之由天命呼吸可通民

情憂樂無閒反覆敷陳不以爲迂闊而遠於事情也公所著知

不足齋詩文集

上命以刻本進　賜題律詩四章於卷首公端凝純粹胸中無

城府於經術無所不通取士務以經策較四書文鏡意求樸學

才士黃景仁張騰蛟死深恫惜焉通人寒士必揚其名於朝典試事不受外僚贈遺承宣數省平餘銀鉅萬悉不取撫安徽裁蕪湖南關陋規閩省洋商陋規事發 欽使涖治惟公未受一錢公官於外厓岸廉峻中朝大官絕無所援管部事持大端不親細務清操亮節海內仰之撫皖時門人汪庶子學金來請益逾月歸公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汪曰一談一笑無非天理某所見乃大進矣其感人如此尤篤孝友父杖兄跪而以身蔽受之慟母氏早世事庶母幾如母事諸兄悲愉如一體執兄喪咯血幾至毀事寡嫂盡敬撫兄子如己子三鄉故交靡不周卹嘗曰吾三十九歲夜坐忽腹間自暖由脊上貫於頂甘液

自粤下注由是流轉至老不絕乃知朱子注參同契非空言也年四十餘卽獨居迄無妾媵　御製抒痛詩有云半生惟獨宿一世不貪錢其知之者深矣有兄三曰棠曰垣曰筠筠字竹君與公齊名另有傳

傅襄烈公事略

公諱傅淸姓富察氏滿洲鑲黃旗人追贈一等公李榮保次子也由藍翎侍衛洊擢副都統雍正五年授天津總兵九年 命以副都統充駐藏大臣先是西藏郡王頗羅鼐有子二長珠爾默特策布登次珠爾默特那木札勒

上獎頗羅鼐勞績令自保一子襲爵頗羅鼐以次子對十二年頗羅鼐卒 詔珠爾默特那木札勒襲郡王又慮其年幼未必能洽服衆心 諭公逐處留心訪查凡有未洽之處即行指示惟期地方安靜不生事端公疏言準噶爾夷使目下進藏熬茶各隘應增兵防範并密飭各寺廟喇嘛知之疏入 廷議酌調

數千。於緊要處防守。毋涉張皇。恐伊等聞而生懼。十三年春。熬
茶事竣。命馳驛來京。補天津總兵。擢古北口提督。十四年。調
固原提督。十月。駐藏副都統紀山奏珠爾默特那木札勒性情
乖戾。與達賴喇嘛有隙。請將達賴喇嘛移駐泰甯。
上訓飭之。 詔公以都統銜由固原馳驛赴藏。與紀山遇事務
商。十二月。紀山復奏珠爾默特那木札勒告其兄珠爾默特策
布登。聚兵攻取聚弼柰事。 詔公沿途細訪。勿墮其術中。尋
命侍郎拉布敦往代紀山。公途中覆奏言珠爾默特策布登搆
兵事恐未確。或係珠爾默特那木札勒謀據兄地。揑詞誣陷。俟
臣抵藏時。察看情形辦理。得 旨。珠爾默特那木札勒乖戾詭

誦。酋之終必生事。或乘伊與兄構兵。以助戰爲名。相機擒戮。或俟明年章嘉呼圖克圖赴藏熬茶時。以兵護送。乘間殲除。二者孰爲利便。其熟籌具奏。十五年五月。公抵藏。偕拉布敦公合疏言珠爾默特策布登暴死。珠爾默特那木札勒擅調兵甲運礮赴薩海。諭曰。此時嘗靜以俟之。待其自起自止。俟回藏後將如何舉動之處。再取進止。九月疏劾珠爾默特那木札勒往後藏時。誣構卜倫第巴等。籍沒其產。又逐其兄子。戮辱頗羅鼐舊人殆盡。見帶兵二千餘在距前藏三百餘里之達木地方駐牧。諭以道途遼遠。可暫聽之。十月奏逆跡漸著。宜相機擒治。上命副都統班第赴藏莅。密諭川督策楞備兵援剿。時珠爾

默特那木札勒陰遣準噶爾絕我郵置軍書不達者旬日公與拉公決計翦除是月十三日召珠爾默特那木札勒至通司岡公署登樓數其罪手刃之逆黨羅卜藏札什等糾眾圍樓縱火施鎗礮達賴喇嘛遣救不得入公被創自盡拉公亦遇害十一月策楞馳疏聞

上以公等爲國捐軀深用憫惜不覺涕零又　諭曰珠爾默特那木札勒反形已露若不先誅戮傅清等亦必遭其荼毒則傅清拉布敦之先幾籌畫殲厥渠魁實堪嘉閔非若漢霍光之誘致樓蘭而斬之也夫臨陣捐軀尚迫於勢所不得不然如傅清拉布敦揆幾審勢決計定謀其心較苦而其功爲尤大其各賜

一等伯並入祀賢良昭忠二祠春秋致祭傳諭弁入伊家祠從祀伊等子孫各予一等子爵世襲罔替並將二臣為國捐軀之大節明白宣示使天下共知其不得已之苦心否則好事喜功者將借二臣為口實而事外無知之人又有議其擅開邊釁而仍邀國家厚恩者朕豈肯令是非倒置若此乎十六年春 命立祠通司岡柩至京

上親臨奠醊 賞白金萬兩治喪 賜祭 賜葬 賜謚襄烈

御製詩紀其事未幾達賴喇嘛使番部公爵班替達等禽逆黨以聞我將軍策楞班第等至藏奏珠逆僭立名號句結準噶爾求發兵為聲援設非二臣決意除害則貽禍藏地將不可言

詔特建雙忠祠列入祀典為實心為國者勸自是永禁唐古特及準夷往來之使而西藏遂不封汗王貝子以四噶布倫分其權而總於達賴喇嘛我駐藏大臣增兵千有五百戍藏而國事仍不盡與聞云

拉壯果公事略

公諱拉布敦姓棟鄂氏滿洲正黃旗人父錫勒達官尚書康熙五十五年公由閒散襲輕車都尉雍正七年赴北路軍營隨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剿準噶爾於和通呼爾哈納爾公與賊連戰數晝夜斬獲甚衆十年隨額駙策淩敗賊於額爾德尼昭授世管佐領十三年查驗軍營超勇人員　賞戴孔雀翎十二年奉命率兵越阿爾台山偵探乾隆元年補參領六年授副都統八年授北路軍營參贊大臣九年授定邊左副將軍疏言偵得布爾吉推河有厄爾特宰桑額勒愼等十餘戶駐牧布延圖河源有烏梁海得木齊札木禪等十餘戶駐牧布爾吉推河在阿爾

台山梁外布延圖河源在阿爾台山梁內均距卡倫不遠現在御坐卡侍衛等嚴防詔軍機大臣等議尋議伊等或因避雪而來但日久未免生事準噶爾夷使哈柳現在京應諭以各守定界毋任意遊牧令還告台吉噶爾丹策淩即撤回從之十年疏言烏梁海得木齊烏爾巴齊等避雪駐牧黃加書魯克距卡倫甚近託爾和烏蘭及布延圖哈瑪爾沙海卡倫外皆有準噶爾人嚴飭坐卡侍衛小心防範　報聞十一年還京補副都統十二年署古北口提督十三年四月駐藏副都統傅清期滿　命公往代十月　諭曰據拉布敦奏西藏新襲郡王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等告稱準夷現在內亂已嚴飭各卡緊密防守如有準

夷來到即送至藏等語藏地關係緊要駐藏大臣凡事均宜查取確實權其輕重相機辦理毋得稍滋事端藏內不可容西洋夷一人十四年還京授工部左侍郎仍兼副都統並署漢軍都統十二月　命仍赴藏辦事傅公亦復往十五年九月擢左都御史時珠爾默特那木札勒謀叛公與傅公決計謀除十月十三日召至通司岡公署數其罪而誅之逆黨羅卜藏札什糾眾肆逆公及傅公遂同遇害事聞
上軫悼　諭獎其奮不顧身忠誠卓越心甚苦而功甚大賜一等伯入祀賢良昭忠二祠　恩授一等子爵世襲罔替初籍隸鑲紅旗至是　命入正黃旗十六年　命立祠通司岡柩至京

上親臨奠醊。賞治喪銀萬兩仍　賜祭葬如例諡壯果並

特建雙忠祠祀之。嗣子隆保襲職

班義烈公事畧

公諱班第姓博爾濟吉特氏蒙古鑲黃旗人由官學生授中書遷內閣侍讀晉內閣侍讀學士雍正二年擢內閣學士五年遷理藩院侍郎坐事左遷學士九年　賜孔雀翎十一年軍機處行走乾隆元年授兵部侍郎充經筵講官四年擢湖廣總督湖南鎮筸永綏苗人不法偕巡撫馮光裕等籌剿閱兩月事竣優詔獎敘五年丁母憂六年仍直軍機處七年授兵部尚書兼議政大臣管理藩院事十一年署山西巡撫尋　召還十三年授內大臣赴金川軍營辦理糧餉加太子少保六月赴軍前督攻昔嶺一路尋署四川巡撫八月復赴軍前坐事降侍郎十四

年以副都統出四川赴青海辦事十五年調赴西藏辦事未至
西藏郡王珠爾默特那木札勒謀叛駐藏都統傅清左都御史
拉布敦設計誅之旋爲逆黨羅卜藏札什所害十二月公抵藏
羅卜藏札什等伏誅十六年　諭防準噶爾窺藏十七年　召
回京補都統兼管理藩院事仍充軍機大臣十八年署兩廣總
督緝獲增城東莞奸民王亮臣等眞之法明年　召回京授兵
部尚書赴北路軍營署定邊左副將軍當是時準噶爾內亂杜
爾伯特台吉策楞輝特臺吉阿睦爾撒納和碩臺吉班珠爾等
相繼降具陳準噶爾臺吉達瓦齊昏暴狀　詔定於明歲進勦
諭公籌辦軍務十月奏擒烏梁海宰桑車根赤倫等收戶口千

餘復遣兵擒瑪木特等盡收其屬 諭曰班第自抵軍營以來奮勇果斷調遣合宜其子世襲子爵授領侍衛內大臣仍賞白金千兩十二月授定北將軍入都 陛見面陳軍務二十年正月兩路出師公以定北將軍出北路阿睦爾撒納副之額駙科爾沁親王色騰布郡王成袞雜布內大臣瑪木特為參贊永常為定西將軍出西路薩賴爾副之郡王班珠爾貝勒扎拉豐阿內大臣鄂容安為參贊兩副將軍各領前鋒三千先進將軍參贊繼之兩路軍各二萬五千馬七萬匹西路出巴里坤北路出烏里雅蘇臺各攜兩月糧約會於博羅塔拉河時兩副將軍皆準夷渠帥建其舊纛先進各部落望風崩角其同族大臺吉噶

爾藏多爾濟及舊回酋和卓木先後迎降於是所至臺吉宰桑或數百戶或千餘戶攜酮酪獻羊馬駱驛道左師行數千里無抗顏行者瀚海舊少雨至是則大雷雨以五月朔長驅至博羅搭拉河距伊犂三百餘里兩軍皆會而是時達瓦齊在伊犂日縱酒爲樂不設備比聞大軍至急遣親信兩宰桑出令箭徵兵而自率親兵萬人走保伊犂西北百八十里之格登山阻淖爲營我軍獲其調軍者具悉國中解體狀士氣倍奮爭渡伊犂河長驅追襲將及格登山夜遣降夷阿玉錫等率二十餘騎往覘道路阿玉錫即乘夜建大軍之纛大呼入其營萬眾瓦解達瓦齊以二千人宵遁餘皆不戰降黎明我二十餘騎遂收其眾八

干還大營達瓦齊踰冰嶺南走回疆僅存百餘騎以烏什城阿奇伯克霍吉斯爲已所善也投之而霍吉斯已承我將軍檄郎執之以獻幷獲前青海叛賊羅卜藏丹津獻俘京師

上御午門受之皆赦其死　詔獎公功封一等誠勇公　賜寶石頂四團龍服金黃絲朝珠而阿睦爾撒納亦晉封雙親王食雙親王俸餘陞賞有差於是天山南北二路皆不血刃而定初四衛拉之分部也綽羅斯治伊犂和碩特治烏魯木齊都爾伯特治額爾齊斯土爾扈特治雅爾土爾扈特北去輝特治之部各有汗非有君臣之分也自綽羅斯渾臺吉汗強威伊犂始爲四部盟長抗衡中國者數世

上撫倏事定。仍衆建而分其力。而阿睦爾撒納志未饜。必欲為四部總臺吉。專制西域。特欲出自　朝命。則無後患。乃自昵於額駙科爾沁親王。使與公為難。阿睦爾撒納輒隱以總汗自處。擅調兵不服　賜衣翎頂。不用副將軍印。自用渾臺吉菊形篆印。移檄各部。諱其降。自言統領蒙古滿漢兵來平此地。又陰使哈薩克布魯特流言。非己總四部。邊不得安。與其黨曉夜聚謀。意叵測。將軍參贊先後密以聞。有　詔令阿睦爾撒納九月至熱河。行飲至禮。同四部臺吉受封。而阿逆前與額駙約期七月下旬。俟　命額駙歸。不敢奏。至期無信。而入覲期迫。公乃趣之行。令喀爾喀親王額林沁多爾濟與之俱。旋奉　旨以阿睦爾

撤納逆形已著宜乘其未發誅之如已入朝可追及則追誅之時阿逆已就道且有哈薩克貢使隨行公恐哈薩克驚疑遂不敢發阿逆中途遷延及八月中旬尚無信疑事且中變十九日行至烏隆古河距其舊游牧不遠乃詭言暫歸治裝以副將軍印交額林沁使先行從閒道北逸使迎其孥於扎布堪河則上已密諭烏里雅蘇臺大臣阿蘭泰并其弟班珠爾收之不半日而賊使果至得不遣阿逆既叛賊四出煽亂伊犂諸喇嘛宰桑爭劫掠軍臺蠭起應之時大兵已撤僅留兵五百駐伊犂歸路斷又阨魯特與賊不合者賊皆先以計遣入朝所留皆其黨羽公與鄂容安等力戰走二百里至烏蘭庫圖勒被圍力不支

遂各自盡。

上初聞公等陷賊信　命傳諭公等以兵少力弱爲賊所困非失守封疆可比宜相機脫出或忍死以待大兵不必遽以身殉。及聞公等引決自裁狀。

上大軫悼卽以公子巴祿襲誠勇公爵。二十一年三月大軍復定伊犂。將軍兆惠富德等窮追至哈薩克逆黨次第就縛阿逆竄死俄羅斯。七月　詔曰班第鄂容安靈櫬將次到京前已降

旨親臨祭奠並令三品以上大臣齊集用昭優卹其令入祀昭忠祠尋　賜祭葬如禮諡義烈明年　特建雙忠祠祀之。御

製詩紀其事二十六年　命圖形紫光閣　御筆親爲製贊

鄂剛烈公事略

公諱鄂容安字休如號虛亭滿洲廂藍旗人大學士鄂文端公長子也雍正十一年進士選庶吉士軍機處行走乾隆元年授編修入直南書房遷侍講轉侍讀擢詹事時文端公承 旨奏辭再三 諭曰朕用人悉秉至公古云非喬木之謂有世臣之謂蓋大臣子弟果能立志向上斯不愧世臣可爲國家宣力朕概鄂容安及張廷玉之子張若靄朱軾之子朱必堦皆能遵守家訓祗受國恩況容安若靄向蒙
皇考命在軍機處行走原欲造就成人此次擢用乃朕量材加
恩即寓裁成之道秋八月 命入上書房隨福敏行走七年以

與聞副都御史仲永檀密奏留中事免官。八年 命仍直上書房。授祭酒。十年。署兵部侍郎。襲三等伯爵。十二年。授兵部左侍郎。十三年。充會試副考官。兼翰林院掌院學士。管理國子監。十月。授河南巡撫。十二月。以辦送金川兵差妥協 賞戴孔雀翎。十四年。疏陳文武各屬官優劣。

上嘉之。河臣顧琮公往署總漕。 諭公就近料理豫省河務。豫省有伏牛山。居嵩山南。界連秦楚二省。袤延八百餘里。山深箐密。公於查閱營伍之便。周歷查勘。飭員弁不時巡察。以防伏匪。又豫省各關。其近秦省者。陝州有硤石關。靈寶有函谷關。閿鄉有大谷關。近楚省者。浙川有荆子關。信陽有平靖關。桐柏有翠

耙口俱逼商大道公恐奸宄潛藏飭行保甲嚴禁　諭樊其諸
事認眞嚴衛輝參將阮玉堂因鞭責兵丁過甚致譁噪公以玉
堂失職應題參但兵丁詣關遽參營弁恐啟驕悍之漸奏請嚴
拏兵丁定擬後解玉堂任
上是之尋　賜所襲爵號曰襄勤開歸陳三府地勢窪下多水
患非開濬溝渠不足資宣洩公歷查諸郡幹河如賈魯河大沙
河渦河俱各深通惟惠濟一河上流尚須開濬其各支河內應
開濬者開封則有鄭州之金水河七星河中牟之孽河祥符之
城東乾河南陽儀封之周家河尉氏之乾河陳州則有太康之
燕城河西華商水之消河睢甯之東西蔡河枯河古黃河項城

之蔡河洸河歸德則有甯陵之舊沙河考城商邱之沙河睢州之橫河桃河司家河姬家之大城河鹿邑之淸水河黑河皆為承受溝洫貫注幹河之要道公酌量工程難易或分年帶挑或借給口糧用民力籌辦並於各屬挑濬處每歲終核勤惰為舉劾使工員咸知愼重疏聞　諭曰如此留心方副委任逾之十月

上巡幸河南公奏紳民感沐　皇仁願捐銀五十八萬七千餘兩充公用　諭曰朕巡幸方岳一應費用皆準開銷正項曾何藉於輸將鄂容安此奏甚錯謬著傳　旨嚴飭其紳民樂輸之項俱着令給還先是湖廣總督永興與布政使嚴瑞龍疏劾湖

北巡撫唐綏祖婪贓累萬奉　旨俱職逮問永興尋丁憂回京
諭新督阿里袞嚴審至是阿公參奏瑞龍收受平餘等款　命
公赴楚會審四月合疏參永興於進京時私受贓賄　詔奪永
興職交部治罪五月訊明綏祖並無婪贓情事惟縱容舖頭私
買銅鉛添鑄瑞龍收受平餘四千八百兩入己屬實
上命給還綏祖家產來京候旨錄用並敕部另擬永興等罪公
尋疏言河北鎮屬九營暨臣標左右二營公費不敷查南陽等
十縣官租積穀不過二萬餘石銀不及四千兩各州縣民食既
有常平義社等倉原不藉此接濟請撥歸各營疏下軍機大臣
議行八月調山東巡撫府濟南府屬夏秋被水糧價抗而沿海

之登萊青三府地僻山險。轉運尤難。公奏請照乾隆十三年例暫弛海禁。招商前往奉天糴運以資接濟。商船出入照例稽察。從之。十七年疏言運河全隄自臺兒莊至德州千有餘里。素稱卑薄。每年伏秋雨汛。兼風雨浸汕。又漕船往來下撅施拏。日漸殘塌。臣與河臣顧琮會籌。應及時估修。計需銀十五萬三千餘兩。又單隄向無堡房。應照黃河例每二里建堡房二。需銀二千一十八兩。得 旨允行。十月調江西巡撫。時上猶縣逆犯何亞四就獲。公親往勘地勢。奏請移駐千把總及巡檢縣丞等官用資彈壓。從之。十八年擢兩江總督。十一月 命同侍郎嵇公璜等查勘高家堰堤工。並籌辦下河疏濬事宜。十九年奏言江南

地廣事繁胥役最工作弊臣查得淮安等府屬有藉賑弊混得賑分肥者蘇州等府屬有收漕舞弊婪贓者徐州府屬有辦差工料滋弊者除將各犯嚴懲外如本官於中染指及知情故縱者嚴加治罪即失察亦分別懲警至胥役原有經制名數乃江浙胥役非肎缺頂補即永遠充辦一役在冊外有無名白役至十數名之多因公訛詐大爲吏治民生之累現飭各屬稽查嚴禁頂補朋充俾易約束得 旨嘉獎四月加太子少傅八月

上以杜爾伯特台吉策楞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先後來降

詔以公年力壯盛勇敢有爲一切緊要機宜均能曉暢著速赴

行在面聆指授軍行事宜十二月授西路參贊大臣偕總督劉

公統歟籌辦糧馬。二十年正月。定邊右副將軍薩喇勒。哨探兵由西路進剿。命公同進。且詔公於進兵時。凡準回部落。內有與漢唐史傳相合可援據者。一一詢之土人。細爲記載。以資採輯。五月。大軍定伊犂。直抵達瓦齊所居之格登。達瓦齊遁。公偕喀爾喀郡王青袞雜卜等。收其遊牧。獲達瓦齊之叔及其孥並喇嘛六千人。六月。達瓦齊就擒。公同班第。公駐守伊犂。時阿睦爾撒納。爲定邊左副將軍。蓄異志。謀據伊犂。公與班公密疏劾之。命趣阿睦爾撒納赴覲熱河。尋命公與薩喇勒以兵至塔爾巴噶台。相機擒剿。會阿逆中道叛。逆黨應之。台站斷。公與班公被陷。力戰。自盡。都統策楞公以狀聞

上軫悼即令其次子鄂津襲襄勤伯爵二十一年柩至京

上親臨奠醊　詔祀昭忠祠　賜祭葬如例謚剛烈　特建雙

忠祠　御製詩旌之並　命馘逆黨阿巴噶斯克什木耳於柩

前致祭二十六年　命圖形紫光閣

上親製贊公好學嗜義與雷公鋐同直上書房每欲當指其闕

雷曰聲色貨利一無所染果決有擔當可爲君信但每見相國

公如春風風人君尚未至此耳公深然之自兩江　召赴西陲

以入日夜馳抵京師既入對還至兵部不歸家母夫人就見之

一慟而別及其　賜謚也閣臣以公由詞館起家擬文烈文剛

以進

上抹二文字。取剛烈二字合之。蓋
聖主深知其忠義果決。故不拘常例如此。

明果烈公事略　弟奎林

公諱明瑞字筠亭姓富察氏滿洲鑲黃旗人一等承恩公富文子也由官學生襲世爵授二等侍衛乾隆二十一年　命以副都統銜赴西路軍中時阿睦爾撒納叛竄哈薩克公隨定邊將軍達勒黨阿追之再戰皆捷授副都統二十三年夏追擊推素隆集寨逃人八十餘戶降之殲其拒戰者收駝馬軍器得　旨嘉獎遷戶部右侍郎明年授參贊大臣　御前侍衛　詔以公領兵奮勇加號承恩毅勇公五月隨將軍兆惠剿逆回霍集占於葉爾羌　賞雲騎尉世職八月逆酋大小和卓木遁公率銳卒九百追及之賊眾六千餘負嵎固守公奮擊大敗之賊恃其

馬力復來拒戰陣斬五百餘級生擒及傷竄者無算　賞戴雙眼花翎其一等承恩毅勇公世襲罔替二十六年伊犂回部平

詔圖形紫光閣　御製贊曰椒室懿親年少志雄謂可造就俾學從戎獨出獨入旣忠且壯屢建宏勳愜予所望遂擢都統轉左侍郎授領侍衛內大臣二十七年授伊犂將軍明年敘功給騎都尉世職三十年二月烏什小伯克賴黑木圖拉等聚衆五百餘人乘夜焚掠據城爲變公派副都統觀音保往援旋聞駐烏什之副都統素誠自戕公卽統兵進時參贊納世通先帶兵至烏什之鄂托巴什及觀公至納世通派令守隘毋進剿復具牒止公進兵公不可仍統兵進奏入

上嘉之抵烏什賊衆二千出犯公及觀公擊敗之奪礮臺七座殺賊二百餘黨負創入城城堅山險公設長圍困之有旨命查勘素誠狂縱激變納世通淩辱回衆及副都統弁塔哈掩飾兵敗狀詔尚書阿桂赴烏什傳旨將納世通弁塔哈正法賊困守既久謀夜襲大營公偵知之嚴備以待賊至掩擊之賴黑木圖拉中箭死賊復推其父爲阿奇木悉衆死守公簡巴圖魯兵六百人中夜攜雲梯潛往薄其城先登東北隅賊未覺梃刃交下守陴賊驚竄官兵循城北至東南毀其堞天明收軍仍逼城築壘斷其樵汲賊糧盡內潰縛獻首逆四十二人遂克烏什城詔責公未將所獲犯嚴訊起釁緣由及素誠激變罪狀遽

行正法。命奪職罷任。尋與阿公奏回部事宜八則。均如所請
行。三十二年。緬甸滋擾。總督楊應琚措置乖方。獲罪。三月。詔
以公總督雲貴。兼兵部尚書。議政大臣。經理軍務。發滿洲兵三
千。及滇蜀兵二萬餘。大舉征緬。十月。授將軍。仍管總督事。議分
兩路進兵。公由木邦孟艮攻東路。參贊額爾登額由猛密老官
屯攻北路。約會於阿瓦。以九月二十四日出師。連旬雨潦。又負
糧以牛。不能速至芒市。易溼糧以行。十一月三日。始出宛頂。越
八日。整隊至木邦。守賊望風先遁。留參贊珠魯訥按察使楊重
英以兵五千守之。公自率兵萬二千。結浮橋渡錫箔江。遂進攻
蠻結。賊衆二萬。立十六柵。環濬深溝。列象陣以待。領隊大臣觀

音保等麾兵先據山之左臂賊來爭不得上翼日兩軍相持未決而顧賊柵甚堅其法立巨木爲柵而聚兵其中我鎗礮僅及其柵而賊從柵隙擊我兵輒中此賊長技也總兵哈國興請分三路登山俯而薄之軍士皆奮時出邊已逾月始與賊遇一呼直逼其柵有黔兵王連者先躍入十餘人繼之縱橫抉盪賊惟亂不知所爲多被殲遂破一柵乘勢復攻得其三而十二柵之賊皆宵遁當鏖戰時公分兵爲十二隊首先陷陣目受傷仍策馬指揮不少挫我兵以一當百羣象皆返奔蹂賊自新街交鋒以來從未經此大創已駭喙不敢復抗矣捷聞　諭曰明瑞秉性純誠親冒矢石雖目受鎗傷猶鼓勇直前摧堅陷銳允宜特

沛恩施。用示優異。現在所襲之公。係承恩世爵。可特授一等誠嘉毅勇公。賞給黃帶。紅寶石頂。四團龍補服。以彰殊績。所有原襲承恩公著伊弟奎林承襲。十二月。師次革竜。地近天生橋。賊於山頂立柵拒守。公令副都統達興阿領兵二千。由大路進。佯爲强渡之勢。自督兵從間道繞至上游。乘霧渡河。進據山梁。賊驚潰。殲賊二千餘。軍聲大振。進至象孔。迷失道。而軍糧已罄。集諸將議進止。無敢言退者。公念糧既斷。勢不能復進。又慮猛密路之師。或已先入於法。不當退。聞猛籠有糧。且其地近猛密。冀可得北路聲息。乃定計就糧猛籠。賊探我兵不向阿瓦。又獲我病卒。知官軍糧盡。即悉衆來追。及我於章子壩。我軍且戰且行。

每日先以一軍拒敵即以一軍退至數里外成列待軍至則成列者復迎戰公及觀公哈公等更番殿後步步為營每日行不三十里自象孔至小猛育二千餘里凡六十日而後至至則從逆土司皆遁果得窖米二萬餘石濟軍時已深入二千餘里會歲除而北路猛密之師無消息三十三年春乃取道大山土司向木邦以歸盡焚猛籠餘糧人攜數升以自給將至大山又有蠻化之捷先是賊之綴我也每夕駐營猶相距十餘里至是我兵營蠻化山巔賊即營於山半公謂諸將曰賊輕我甚矣不決一死戰將益肆毒於我無噍類也賊久識我軍號每晨興我三吹波倫即起行賊亦起而追我明日復吹波倫三則我軍盡出

營伏箭以待詰旦賊闖彼倫聲果蟻附而上我軍萬衆突出鎗礮聲如雷賊惶遽不及戰輒反走趾頂相籍我兵乘勢反擊死者四千有奇自是每夜遙屯二十里外不敢逼公休兵蠻化數日取所得牛馬犒士而賊之先一日過者已柵於要路我軍至攻之不能拔得彼竜人引由間道循桂家銀廠舊址而出會賊於正月十八日已潰我木邦之師戕珠魯訥執楊重英於是木邦之賊亦至額爾登額之進猛密也道聞老官屯有賊欲先取之既至攻柵不能克頓兵月餘

上以公久絶軍報趣額爾登額援之於是老官屯之賊亦至公抵小猛育賊已蝟集四五萬我軍尚分七營距宛頂糧臺二百

里而額爾登額之援不至公乃令軍士乘夜出而自與諸領隊大臣及巴圖魯侍衛數十人率親兵數百斷後及晨血戰萬賊中無不一當百已而領隊大臣扎拉豐阿中鎗死巴圖魯侍衛皆散覩公發數矢連殪賊倘餘一矢欲復射忽策馬向草深處以其鏃刺喉死公負數創亦慮落賊手力疾行距戰所已二十里氣僅屬乃從容下馬手自割辮髮授家丁使歸報而縊於樹下家丁以木葉掩其尸去時二月十日也事聞

上震悼　特旨照班第例從優議卹　御製詩輓之四月柩至

京

上親臨賜奠尋　賜祭葬謚果烈入祀昭忠祠並於京師特建

專祠曰旌勇春秋致祭　御書折衝扞蘺四字額其祠公天性忠勇得人心章子壩之役賊日增我兵日少孤軍轉戰兩閱月未嘗一敗每晨起即躬自督戰且戰且撤及歸營率以昏時勺水猶未入口糧久絕僅啖牛炙一臠猶與戰士共之所將皆飢疲創殘之卒體恤倍至有傷病者不忍棄令土練舁以行故雖極困憊無怨言其死也非不能自拔歸蓋以阿瓦未平懼無以返命

上亦有全師速出之　旨而道梗不得達展轉徬徨決計以身殉而又不忍將士之相隨死也結隊徐行全師至小猛育距宛頂不過二百里度皆得自達然後以身死賊中嗚呼烈矣方軍

勢日蹙時公戰益力嘗語諸將曰賊已知我力竭然必決死戰者正欲賊知我　國家威令嚴明將士用命雖困極無敢不盡力則賊知所畏而後來者易於接辦此其謀國之深尤非忼慨赴死者所能及矣然公之死徧人不知也閱月餘威猶震屢遣使達貝葉書乞降

上命拒之明年經略傅公至益悔懼求和乃班師而額爾登額以罪重置極典四十四年

高宗御製懷舊詩列公五功臣中子惠倫襲一等公爵

弟奎林年十七郎以勳貴子弟從征準噶爾彎弓躍馬刻苦自奉閒讀書能小詩人不覺其爲戚畹也性剛果尚廉節豁達英

過。尤遠於權勢。與季父忠勇公弗善也。其他直涕睥睨之。每酒後論當世人才。罕所當意。所慕惟王保保。王保保者。元擴廓帖木兒。明太祖所稱奇男子者也。征緬甸金川。俱在行間。身經百戰。被創不動。有疾不介意。騎馬飲酒自若。待將領嚴。而於士卒甚恕。遇移營。取一褥坐營門內。視各士卒帳房行李畢至。然後卽安。否則不先入幕也。每日肉一盤。菽乳湯一盂。與下同甘苦。故皆樂爲用。金川之役。將軍溫公兵潰於木果木。而阿公逹烏之軍不動。由公守隘口。與賊日夜數十接。殺傷過當故也。身無長物。尤不問家計。不憙佛法。惡番僧尤甚。捕盜賊及奸宄。有殺無赦。而必不濫及無辜。由侍衞積功至都統。金川平。圖象紫光

閣襲承恩公出爲伊犂將軍被參贊海祿劾削公爵久之授臺灣提督西番科爾喀犯邊。命以參贊大臣往西川薨於行次。上惜之祭葬有加禮。子二其一出爲果烈公後。

阿襄壯公事略 子誠武公豐伸額

公諱阿里袞字松崖姓鈕祜祿氏滿洲鑲黃旗人父音德官至領侍衛內大臣諡慤敬公由二等侍衛授總管內務府大臣乾隆四年授副都統尋授兵部侍郎五年偕僉都御史朱必堦往山東勘災調戶部侍郎六年侍郎梁詩正疏請令入旗人丁分置邊屯 命同大學士查郎阿往奉天等處相度定議尋疏言甯古塔黑龍江所屬之吉林烏喇齊齊哈爾一帶平疇沃壤五穀皆宜江繞於外河貫於中山木取資不盡實堪屯種奏入經議政王大臣議以拉林阿爾楚哈最爲膏腴地請先移駐滿兵千名屯墾種地將來著有成效由近及遠漸次舉行 詔如所

請。八年。湖南巡撫許容劾糧道謝濟世狂縱各款。總督孫嘉淦。

請革濟世職。御史胡定以許容挾私誣陷奏。

上命公會鞫。得容鍛鍊冤誣及嘉淦瞻徇扶同狀。詔濟世復

職。容等論罪有差。郎命署湖南巡撫。尋調山西。十二年。調撫

山東。明年秋。仍調山西。蒲州民與陝西朝邑民爭黃河灘心灘

地互控。詔偕陝撫陳宏謀會勘。以十之六給晉民。十之四給

秦民耕種。

上從之。十五年。擢湖廣總督。先是總督永興。布政使嚴瑞龍疏

劾巡撫唐綏祖巧詐營私累商肥橐各款。

上命公及豫撫鄂容安會鞫。尋奏綏祖無贓款。惟縱容鑪頭私

買銅鉛添鑄嚴賓部議奪職。有　詔永興瑞龍宜反坐綏祖來京候　旨公尋調兩廣總督東莞縣民王亮臣等糾黨散劄謀不軌公馳赴增城捕匪二百七十餘人寘諸法得　旨奬敘未幾以母憂回京九月補戶部侍郎兼管工部十九年授步軍統領二十年署刑部尚書授都統尋授戶部尚書二十一年夏命以領隊大臣赴西路軍營定西將軍達勒黨阿者公從兄也時方率師至雅爾拉賊衆迎拒公至領兵進擊陣斬百七十餘人生擒十一人追至里努喇復遇賊二千奮擊敗之殲賊三百四十有奇擒其宰桑南扎布等

上嘉之尋　詔回京二十二年　命為領隊大臣辦巴里坤事

務會達勒黨阿獲罪　詔以公襲果毅公爵尋坐逆首阿睦爾撒納乘閒逃竄降補戶部侍郎兼副都統九月沙拉斯嗎號斯等遊牧復叛掠臺吉公帶兵二百偕都統滿福進勦獲男婦二百餘口二十三年正月我兵進勦路擒嗎唬斯等四月自魯克察托巴里坤時將軍兆惠領兵薄葉爾羌城以四百餘人渡黑水進擊小和卓木霍集占率賊眾二萬圍之道遠馬乏堅壁固守者三閱月先是

上命選馬三千餘匹濟軍以公為參贊大臣自哈密進發擢兵部尚書兼都統二十二年正月副將軍富德統兵至呼爾璊遇賊騎五千轉戰五日夜會公解馬亦至乘夜分途斫陣賊大潰

斬馘千餘。餘悉負創遁。逆酋大和卓木中鎗走。我兵復進屢敗
賊將。霍集占遂全師而出。有　旨嘉獎賞雲騎尉世職。七月。逆
首霍集占遁阿爾楚爾。公及參贊大臣明瑞阿桂二公進擊。威
大潰。盡奪其家屬輜重。逆回二千餘乞降。復踰嶺追勦逸賊。九
月。　命以參贊大臣留葉爾羌辦事。　賜戴雙眼花翎。二十五
年夏。　召回京。　賜紫禁城騎馬。公行次雅木扎爾。聞賊掠葉
赫圖城堡。即回哈什哈爾。帥師力戰。大敗之。擒伯克邁喇木等。
旨嘉其應援迅速可嘉。其子豐伸額授三等侍衛。次子倭
盛額授藍翎侍衛。十月。擢公領侍衛內大臣。　命圖形紫光閣。
上親爲製贊。二十六年。署禮部尚書。充經筵講官。明年授御前

大臣。又明年署陝西巡撫加太子太保。二十九年授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兼管禮部事。三十三年授參贊大臣往雲南軍營尋署雲南總督授副將軍駐永昌。疏言沿邊夷民俱已復業請於今冬借給銀兩購買籽糧牛具普行耕種。秋成後照時價交米還項其不敷兵糧在各土司地方採買。藉省輓輸費得 旨嘉獎。三十四年九月偕經略大學士傅公合疏言猛拱土司渾覺等來降。且願為嚮導進攻阿瓦。獻象與牛隻等物並採買早稻運送軍前。

上嘉之。是月師次蠻暮。十月至新街。時傅公偕副將軍阿公領兵新街東岸。有賊三千餘船百餘扼河以拒公據戛鳩江西岸

派官兵七百餘人進剿伏賊百餘藏寨中我兵奮勇衝入賊遁又一寨藏賊三四百人我兵一擁而進賊棄壘逃奔餘賊亦宵遁我軍奪寨三殺賊五十餘人　諭曰初次接仗即如此獲勝覽奏甚欣慰十二月以疾薨於軍事聞

天子震悼　詔嘉公久侍禁廷敭歷中外公誠恪慎宣力有年命入祀賢良祠　賜祭葬如典禮　予諡襄壯三十五年

上以公先世額亦都遏必隆並以崇勳建立家祠得膺祀典特詔以公祔祀而其父領侍衛內大臣音德着一併入祠用彰勲藎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列五功臣中公子四人長豐伸額由侍衛襲果毅公爵乾隆三十四年擢領侍衛內大臣管理

三庫。尋署兵部尚書。授御前大臣。兼都統。總管內務府大臣。三十七年。金川用兵。時溫福為將軍。詔與阿桂並為參贊大臣。五月。以巨礮擊傾東瑪賊巢。力戰。遂克東瑪上嘉之。六月。攻破罔卜濟山梁。盡獲其碉卡。七月。攻克色爾渠大碉及卡房百餘。十一月。克明郭宗沿途碉卡。敗賊於二雅山。十二月。克嘉巴山焚念經樓。擒僧格桑之孜澤旺。詔以豐伸額為副將軍。與溫公阿公議分三路進兵。遂駐軍宜善。三十八年夏。進太子少保。六月。木果木師潰。仍扼駐宜善不動。十一月。阿公收復小金川。始奉命移兵丹壩。三十九年冬。攻克凱立葉山梁。賜元狐冠及貂褂。尋攻格魯克古了口。奪賊碉五十。

寨三百。遂逼丹墹。四十年夏克榮噶爾木城。及勒吉爾博山梁。進攻遜克爾宗。圍將合。分三路並進。賊不能支。連取石碉十二。敗賊奔犄。盡殲之。詔曰。豐伸額。乃巴圖魯額亦都之孫。能繼其祖。其果毅公爵。即係額亦都所傳。襲著於果毅字下。再加繼勇二字。以示優奬。七月。偕海蘭察等攻章噶。鏖戰。克之。八月。與阿公四面分攻。克勒烏圍官寨。及轉經樓喇嘛寺。四十一年正月。克瑪爾古當噶山梁。遂進圍噶拉依賊巢。捷聞。詔再賞一等子爵。暫令公弟布延達賴承襲。是月。調戶部尚書。賞戴雙眼孔雀翎。二月。金川平。賜緞四十端。白金四千兩。四月。凱旋。上行郊勞禮。賜御用鞍轡馬一匹。命圖象紫光閣。親爲

製贊。尋　命管崇文門稅務。署左都御史。兼署理藩院尚書。十月。授步軍統領。兼管太常寺樂部。四十二年。兼管禮部事務。十月。薨。

高宗軫悼。　賞陀羅經被。派散秩大臣。帶領侍衛十人。往奠茶酒。贈太子太保。　賜祭葬。諡誠武。

陸朗夫中丞事略

公諱燿字朗夫一字青來江蘇吳江人自幼貧苦承庭訓六歲受孝經論語以古賢自期乾隆十七年舉順天鄉試考授中書入直軍機處由戶部郎中出知登州府調濟南再遷運河道按察使權布政使事母病乞養歸終喪

天子命視運河授山東布政使擢湖南巡撫才一年薨公性淡泊不慕榮利惟於仁民利物之事朝夕亶究多識前言往行故事理通達無盤錯之難凡處事必衷諸道不意為異同所見既審莫可搖奪為郎官時公卿藉以決疑議其守濟南也上書徐中丞請截留南糧為積貯計任河道時上書總河姚公請疏泉

源。修月河。任提刑時。以徒犯罪輕。請免解司以省苦累。又與幕客約。應駁之案。以十日為期。不以遲延累州縣干議。署承宣時。以流外壅積。請停分發。又以虧空多。請定秏羨倉穀數。

上皆韙之。歲甲午。在運河任。壽張逆匪王倫作亂。距濟甯州二百里。人情洶洶。有欲閉城者。公不可。曰。寇未至。先閉城門。是示之怯也。且何忍拒吾民。使散遯被賊害。且脅誘耶。乃募鄉兵拒守。而身坐城闉。任稽察。民大安。賊知濟甯有備。不敢南向。已而

王師奏捷。一城雞犬不驚。咸重公鎮定有力。略云。先是公直樞垣。至日晡猶不退。猝有急務。立辦。傅文忠公深器公。屢薦之。

上亦知公深。凡　巡幸。必令扈從。所奏察虧空事宜。及救荒策。

均蒙　嘉獎。初選大理府。改登州。升西甯道。改調運河。皆以母
老蒙
聖恩體恤。及爲藩司。會巡撫國泰年少跳踉。嗜酒好聲伎而喜
怒失當。黷貨至亡算。公規之弗聽。反積怒事輒齟齬。青州同知
員缺。公稟補王某。國不聽。改補任某。公不下委劄。巡撫自給之。
公曰。山東竟可無布政司矣。遂以母病乞假。不許。乃自爲奏。上
之。得報可。初無不爲公危也。及巡撫敗。
上益稱公去就明決。而後任藩司于某。竟與國同抵罪焉。母病
痰疾。必得公侍側乃少安。既得請。而故宅無可居。乃僑居禾中。
夜不解衣。聞母聲息。即起扶掖之。積六年遭喪。既葬。起督運河

堤工。公博稽詳驗。成備考六卷。遂由藩司拜南撫之命。湖南鹽務有歲餽。公至峻卻之。時鹽價奇昂。遂勒減其半。社倉捐穀未輸者六萬二千餘石。計貯穀已足。請停止催收。見屬吏有親老猶赴補者。憫然閔之。奏請申明定例。凡親年七十以上者。雖有次丁。俱許終養。一時中外官歸養者千餘人。嶽麓城南兩書院。肄業者多。經費苦不足。請將積存息銀三千兩交商生息為膏火資。其初涖長沙也。夢吟七言長句。記一聯云。能開衡嶽千重雲。但飲湘江一杯水。會總督待昇額公以閱兵來長沙。公迎謁畢。還署。總督來候。公方午食。見所食皆菽乳菜韭。訝之。公曰。天久不雨。地方官戒殺清齋為祈雨耳。總督素豪侈。聞言瞿然。

詈其奴曰吾此來傳舍酒肉如山何不以祈雨告耶既歸寓乃盡撤之人美總督之知過而益歎公之清德其感人者速也公卒於乾隆五十年六月二十三日年六十有三遺疏上

上深悼惜既而事有與公涉者　諭及之猶太息不置公奏社穀免徵事在臨終前一月得　旨允行　批飭回秦方伯承恩啟告柩前慰公泉下愛民之心時公殁二十餘日矣生平篤内行厚宗黨不立講學名而造次必於儒者冠昏喪祭世俗所習常而戾於禮者槩屏弗用所輯切問齋文鈔分學術風俗教家服官選舉財賦荒政保甲兵制刑法時憲河防十二事皆近時急務多經世之文其自著曰河防要覽甘薯錄切問齋古文朗

失詩集若干卷敕祀鄉賢湖南祀公名宦有專祠公殁後桐城
張侍郎若渟曾疏請將甘藷錄飭交江浙大吏令民閒學種爲
備荒之用